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六

宋 王伯大 重編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書下或有于字方云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或作

也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或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或無下百朋字）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賜之賜或作錫之或作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載載也或作載者載也或

作載者舟也或作載舟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心上或無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七

字方云歐本本存此則與後相應然亦無孰長人三字則非是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或無而字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或作與與居窮守約方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音墜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

於教化妖淫訣佞譸張（譸音輈張誑也）之説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宮或作宅方云一畝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志無宮以歸今本亦誤○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

才其亦可矣子之下或有所字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之字或在君子下或子下别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毁之是亦不獲其所矣十下或有一字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志上或有其字○今疑志字衍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不二

字方並作弗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君上或無而字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方無貴字蓋将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於利而榮於名也没或作役方云國語重耳不没於利注没貪也蓋将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

致焉耳一作其致或作其致一茍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讓下或有於字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於下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化上方無之字則方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方作矣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名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求下方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

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来耳家下方有之字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从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書云委曲从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从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聞下或有今字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

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邉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進下或有者字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惟恐或作之恐今或無此二字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並無而字或並無天子二字方無於字枯槁沈溺魁閎寛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来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

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歸上方有依字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録在異卷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無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

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方無向字及逃字从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下有救字或作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語差凡故今且從方本注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将枉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髪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歟方作其将往而全之歟抑将安而不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来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

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謂愈下或有曰字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方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位者下方無之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為耳非四字之為耳三字或作為之耳皆非是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或無

使及二字非是間或作聞或作閒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或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或無其字捉或作握當是時天下之

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方有人字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無之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

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意下方有以字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

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方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至比或作如比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

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餘日或作日餘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或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方無則字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道下一有也字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不得上或有恐字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方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公時自勵如此此其所以卒為唐儒宗

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来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陜音閃漢弘農之陜縣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将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或作聞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方無以字○今按以已通晉宋人書帖多用以字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絶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方無之意二字行自念方當遠

去潛深伏隩音郁水內曰隩與時世不相聞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奥或無世字○今按行疑當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户方無方藥二字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者下或有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

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方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或無兩之字不為方並作為不既貸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十月日或只作旬字方無我字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方無至字及也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髙逺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方無之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

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
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
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作詩賦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
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司下或無者字聞吏部有
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
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

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顔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退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所成方無此二字或無所字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

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懟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或無進取二字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五或作數生或作出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具或作完窮孤或作孤窮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竢工人之

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工人或作良工方無見字兩刖或作刖兩刖足下或有而字病方作痛或作疾尅或作刖下同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辰尤非方作非尤非是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復出為字或併無二為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邉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或無其字致

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已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吾下或無之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之恭非是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非是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字焉或作烏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者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取於人或無於字下三語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

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言者下或有邪字非是）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至或作志）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餘年方作年餘兩或作秦）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

為非笑也（人下或有也字）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黒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后）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

已矣源或作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并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施諸或作垂諸也方作乎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

上古字下或有人字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褎其可褎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方從杭本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

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方從三本無於字非是余或作愈苟来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屬下或無有字不下方無果字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巽字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寓或作獻或無使字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云上方無皆字云下方無方字又無得字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翶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

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言下無之字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不聞或作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已或作以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人或作身非是方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

人之道者曰或作目非是所能或並無所字　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十方作百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計下或有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別上或有計字是非方作非是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方無心中字或無見字至或作置籍又善於古詩樊曰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學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

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於或作為進其或作進籍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敲唐人多使敲字如盧仝詩敲金縱玉擊或作材或無之○今按方云敲字甚怪所引盧仝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從文苑但文苑必作也而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更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無比乎二字○今按並字疑倫使詳之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幾下或無其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下或有也字

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靦（音腆面慙）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方注圖南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茍有論説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邑或作色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縁相見元賓既殁其文益可

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杭本無既歿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今按方以以與今可通用故以杭本作以然孰若從諸本之為正邪

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文辭方從閣杭本作命辭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耳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實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無理甚矣

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矣或作乎於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

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上句非是愈頓首

答陳生書生下或有商字或注師錫字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此句其字下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

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謂下閣杭本無順字非是）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方從閣杭本無果下至信也十字文録併上已字亦無○今按此閣杭本之謬全無文理）

而方信之誤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有而字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甘旨道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

而娭見焉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方云見胡甸切公時為博士也愈白

與李翺書與或作答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来并不容於心或無足下字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将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将安以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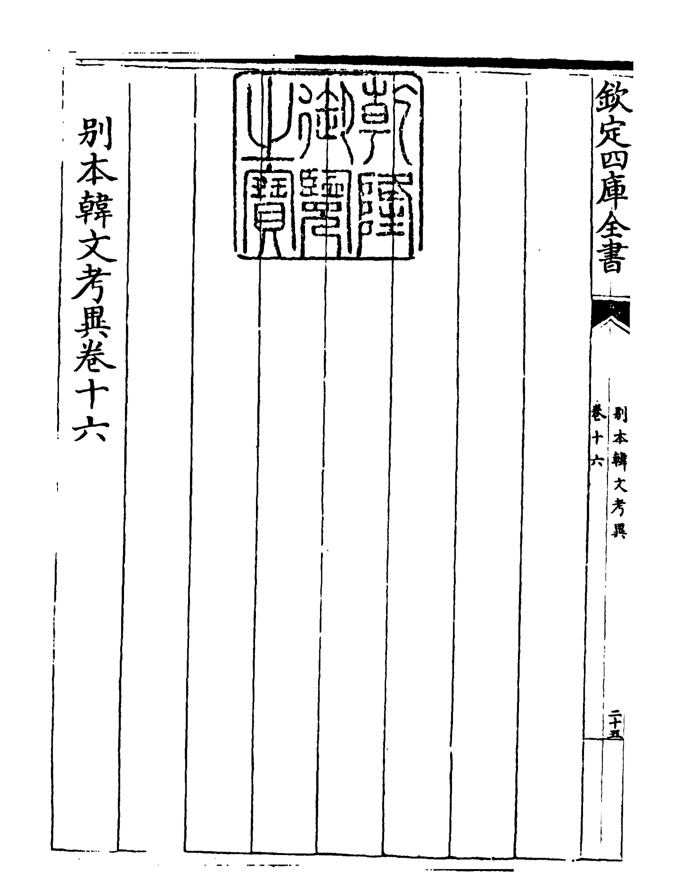
謀哉此句方無將字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之下或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方作執〇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繁復故當以驅為正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長下或有已字非是所貴乎京師者不

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或有得字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内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知下或無我字資上方無所字從或作縱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或無今字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方無處字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爲或作如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

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飽而悲方從杭本作而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所愛或作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是知下方有於字猶或作尤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上或

有昔者字瓢飲下或有在陋巷字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聖上或無有字依上方無之字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閒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専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方從杭本作候此○今按此與與孟東野書春且時晝相似說巳見於彼矣

愈再拜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七 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特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七

宋 王伯大 重編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

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或作望非是喪或作哀或校作衷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皆非是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

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也

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從杭蜀苑教作受命所受教作所受命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孟子上語當作受命也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而愛

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方作言此言或作言此事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終方作中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事之三字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令從之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

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字餘並無今從之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能上方無賢字則上或有苟如此三字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方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之其窮歸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

已知已則未也或無復出知已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哀下方有察字○按下文合有察字此不當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方注直均均或作鈞考登科記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也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須或作頃渴或作傾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

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或作答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未有下或有所字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方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雖工不

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語方作謂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佳或作嘉方作加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上或有夫字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音袁下之人無可推他回切記曰上弗援下弗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

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矣下或有而字）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方從閣杭蜀本作苞云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擢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從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方無而字）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而字）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執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將作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

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言下或有曰字非是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或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功下或無而字焉或作哉非是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方云以與義通磊磊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

亦當自不至矣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違方無不入二字皆非是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無者字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無所與二字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

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不可或作可乎）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諸或作此或無諸字）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服或作伏言方作百又無尤字皆非是）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邪（自明或作明白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為上方無以字）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本字亦未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

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食上或有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於字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旋則作旅非是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或無異字非是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

溥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頹之上當亦終得之頹之方作頹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脱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或無一字鬚或作鬢僕家不幸

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有眼字能不方作不能非是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陳京也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甞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

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日字）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方從杭本有辱字忌者或作忌始生之跡上方有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下文閔字為對）屬乎其言

若閔其窮也屬或作屬方從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屬字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若上方並有其字愚或作言其情方作於情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盡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所為下方有文字下下或有賦字非

是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處楷下或無字字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方無得字朋友道缺絶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懍懍

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僕居或作並居方無僕字或無居字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方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作居此豈徒足致謗而

已不勠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来尅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已或作以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方無而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向或作望且下或有懽字或無可字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車下或有而字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顧足下

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一下方無二字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

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方無能字謀下方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為幸方作

為不幸非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有而字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賢方作仁或無之字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則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

遲遲而來也而居方作於居非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作陳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閣杭蜀本如此而方從諸本哉作也今以下兩句推之作哉近是蓋此非至故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讀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訛為也今作邪字讀之文理尤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心上或有人字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身上亦有人字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墮或作墜下同小者傷面

目大者殘形軀執事間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事上或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

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方從杭本決下無矣字○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是歇後不了之語也今當以諸本為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臆或作腹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推方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或無論文字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筮方作仕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有字或有有字而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方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或有即字也上方無之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方無文字二字而有者字則人方無則字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真方無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楊

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

或無之言二字

或無

為字

未為方作不為

師上或無其字

或作矣

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長上或無年字幾下方有至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所增多八字當在然字之上未知是否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從下或有而字非是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陸傪字公佐貞元十八年權德輿典舉傪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無跡字陞或作昇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

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士方云謂有待而為則事字為當）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方無矣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補註貞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者侯

雲長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方無于野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其耕之暇方作非耕之時或作其暇之時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京或作漢或作漢西京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中貞元二十一年進士第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

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詐妄方作邪妄詐偽或作邪妄詐佞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静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方無矣字或作為日久矣有韋羣玉不見于登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耶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材方作行○今按賢即是有行方語為贅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

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方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語或作論方無有之有沈杞者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張弘者中元和二年進士第尉遲汾者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中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元和二年中第死李翊者中貞元十八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弘或作弘與登科記同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

也（與解或作以解）往者陸相公（孫曰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方無亦字或無幸字）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人下方無如此字）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

蔑無聞（蔑蔑或作蔑然）令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謀上或有與字）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髙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别本韓文考異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八

宋 王伯大 重編

書

與鳳翔邢部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方亦如此而無下三字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

無以廣其名是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牙爪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洸洸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或無洸洸乎三字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操上或無或願二字湟或作隍然而未至乎

是者蓋亦有說云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或無日字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亦方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欲求得

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有矣字）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方無固字）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能或作形德下或有矣字）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士下或無也字）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或作嘗）

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閣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此上方無至字不上方無而字能下或有速字去或作進不能去或作不敢遽進際或作下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謁字誠字或在容字下容下或有也字方無以左至為容七字皆非是懼閣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方有陳字皆非是來之下或復有之字其無以或無其字或無以字○洪氏家譜云公以貞元八年壬申二十五歲

中第十一年乙亥二十八歲上宰相書求官不得而歸出潼關作二鳥賦又據程致道說既出潼關因遊鳳翔上邢君牙書○今按程說大誤葢賦序言五月過潼關而此書言六月至鳳翔潼關在長安之東鳳翔在長安之西相距六百餘里豈有五月方東出潼關而六月遽能復西至鳳翔之理此書決非此年所作必是八年以後十年以前嘗至鳳翔而有此書及岐山下等詩也

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遇方作過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

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方無有字云下或有耳字或有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于字而無比字或無等字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閣杭本以其知某如何哉為其如某何哉而無昔人以下

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杭本曰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力不能薦已矣故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哉語意似弱而亦未有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驚馬之說文意方似粗足然亦重復無奇文意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

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或作與韋舍人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 音汾水際 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 匹方作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 天下或有地字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獱獺上音頻下音闥水狗也選獱獺睒睗乎匽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或無十字矣或作年方从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之是也本多作八九年其義非也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

號馬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方作而輸轉之清波或作轉致之波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鳴或作呼鳴下或有且字或作而鳴且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亞方云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寛夫端夫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刋作亞宜正夫即亞夫耶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
方無凡字
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
接後輩下或有之字
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

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諸本無爾如是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沈浮或作浮沈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

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後下或無進字若上或無要字不下方無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與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如何）愈白

答殷侍郎書 方云殷侑也或注衛字非是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戚然汗出以慙愈以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人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

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或作暇）倘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

傳屏而不省要𦐂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綣綣或作拳拳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辭或作詞愈再拜

答陳商書方云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知或

作智且方作具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方無者字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諸本皆如此方獨从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从細輕者从大〇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八音並奏而具一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尚宮者非謂琴瑟只有宮聲也但以絲聲太細恐其掩於衆樂而不可聽故大其器使其聲重大而與衆樂相稱耳其中固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用它律呂者故特取此誤本

耳今从諸本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瑟字句絕諸本如此方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亦作瑟而下作之皆非是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齊或作竽或無也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求上或有也字道於下方無此字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雖或作誠或雖上有誠字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言下方無之字愈白

與孟尚書書

孟下一 有簡字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方从閣杭本無行官至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〇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从之信此傳之方从閣杭蜀本無此四字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無下方有所字無與者字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
往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方從閣杭蜀本刪
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今按此書稱許大
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
正思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
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
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
其有所未睹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
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以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
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
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
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
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
邪距詖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
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

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暫空其滯礙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

自各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祟或作福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布森方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

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子下或有有字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云或作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至方作涘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及秦滅漢興且百

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尚皆方無尚字或作皆尚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知字王上又有貴字

不應復出方本非是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上音朱後漢南蠻傳衣裳斑闌言語侏離注蠻夷語聲也語不明之貌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向方作茍漢氏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方無是字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方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

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而粗或作且粗）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史記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

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僕下方無者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方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貫或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下熟乎或作熟邪趨下或有其字）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

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方从閣本意下有在字云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諸侯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贅矣此近世所謂古文昔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閣本初亦失誤而方乃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草書者字之誤更詳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

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賔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破上方無衣字繫上方有脚字者下或有也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葢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方無曲字或作効俗或阿上仍有効字或作効阿俗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或注方古二字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甞敢忘書下或有狀字使

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連辱方作辱連紙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欽上方有重字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於下或有古字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知上疑脫一字信或作伸方云信音伸之下或無望字敢下方無複出默字○今按衆本皆未安疑本有易有言不信之語若作言有可信而讀如字則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

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匆遽捐罷幸甚去心或作忘去其心或無期之無已四字捐或作止○今按捐罷字疑衍○又按此書題一作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竢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

安禄山必反即詐為喑棄去棄或作亡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汚禄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方作事非是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抗或作伉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附字疑衍葢濟固合立傳不應言附書也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白方作目載之天

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別本韓文考異卷十八